七十二家集

江醴陵集卷之十二

梁濟陽江淹文通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啓

爲建平王慶改號啓

竊以皇衢永謐則玉曆惟禎國慶方融則紀澤式茂故五鳳協年甘露應號况今道潤衍溢頌祉載繁靈精生瑞慶風雲瑞節旣覩郊晨方鑄昌化延守一隅無以自屆不勝荒情

爲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啓

臣言臣昔惟殃釁頻爲山折懔懔狂愚荷蒙哀矜而聖旨懸發便賜斷表神飛意失音影何地吞悲茹慟情膺載絕臣荒昧神氣愛自幼稟分陰非貴秩高外州臣之素能或所不任況在憂年必取黜辱特爲開非常之恩借權製之義斂禮滅經實翦治本臣又能身祈命請一感天地踧踖表啓心容已靦猶疑大道之行懸纖不興孝治天下遐邇獲逢陛下覆被仁明品物無漏

豈於微臣獨不豳鑒憔顇在躬輙復塵瀆伏願
暫輟聽覽少憐苦草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臨
啓恍惚魂識無主不勝殞越怵息之心

爲楚平王謝賜石硯等啓

臣言奉勑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旨又以臣書小進更使勤習撥閣循篆側擬硯功張衛懸奇金薤着範匹鳳之務能素謝爲伎空費恩輝徒隆慈飾方停爐墨永祇學玩仰結聖造伏銘私荷不任下情

爲建平王謝玉環刀等啓

奉勑賜玉環刀等五種珍器曁缺伏蒙猥降飾

軾來朱跨影懸䑕崑岡歸琛關山慙寶䡈䡈緹

素以克握勝垂光既深銘佩更積不任下情

為蕭領軍讓司空并敦勸啓

臣某言臣沿心之請再識以傾詔旨沖挹便賜斷表伏聞當遣王人猥垂獎勸仰天光休俯增驚惕中詔臣以為槐鉉之任百王攸先具司是屬冠冕式瞻化雖昌烜速基政務事深崇替迹豫與衰故道宮一時則風行明令才乏通權則山摧河泣既澆汨蒼祇將紊毀身國臣進退惟疑再三自顧實以陋情悲忘寵極但畏軼超疲伍廼參鼎軸無德而貴豈敢偷存才怯任重物

所不恕故弱識褊衷頻布前辭枯木朽株永隔甄陶恕豈特大車方塵小雅有廢而已哉將據致寇之慚取罄於茲矣且皇華之命居上之鴻私鳳舉之招爲下之殊榮國勲必書史不謬牘況臣連牧圉豈董率職方既鑠近古垂耀中葉揆望攝實爲泰已甚而廼復降朱輪之使方柱青冊之勸寤寐悁灼諒無以任輙重素誠冒覬神炤伏願皇靈特垂開愍賜停正台之職弁免敦勸之使餘所榮忝誓不敢辭肅恭外屏祈廻恩

塋則於是懷欵復為患造不任感戴屏惶之情

為蕭太尉子姪拜領鎮江州兗州豫州淮南黃門謝啓

臣公言臣頻緝累寵叨延上爵休恩動俗烈榮搢古踰品清節已滿金圖秀鼎號銘其茂璀篆永青戚慮慘慄股心况乃秩洽朝門慶窮國珮弱息臣群嶷映見等文不昭典武不定功出內帷闈升降貂綬或振迹領候職賛禁錡或騰光江甸任絢藩翟河兗銜要既濫北門之管淮豫險捍又謬西偏之寄兄子臣鸞忝守近畿嫡孫

臣某誠懽省闥皆倏忽星景頻煩升荷雖感罄
愚誠恪居匪替曾足以少塞神遲裁酬皇眷豈
顯一盈懋虞爾積談天之辨不能爲臣陳辭雕
龍之文無以爲臣飾悰靜然肅愈裴徊交集不
任惶感沐浴之情

上書

獄中上建平王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小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實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

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

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

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憾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開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與交友論隱書

淹者海濱窟宂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肯起二則人間

應脩酷嫩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輸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巳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夢非一以流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禁長意徒自欺取筋騖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諳

羨度一世審其美之今但願拾薇蘅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拏未奪桃李須陰壑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詹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君乃登峩嵋度流沙殘金石讀仙經嘗刪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烏明之貴有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報袁叔明書

僕知之矣高卑為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鴻飛前辱貽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追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倮身大笑披髮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偃卧深箐朔飡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灶牆不出然者皆羞

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況其鄉黨乎或
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衡玉
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
蔿長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横議
漢庭怒髮無路且猶不數而況於鄰里乎若僕
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兼文質無所直徒以
結髮游學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
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
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

文惠君子之恩卒離饑寒之禍遊親不言左右莫敎涼秋險陜獨立閉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極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險之功幸以瓷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閒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日之粱去於饑寒從疾舊里反歸故鄉其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

方今仲秋風飛苹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斷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勑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昔嬀道册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聖道鬱宏三后迪光四聖齊軌或經天緯地搆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降黃旗之祥莫不頌溢金石聲影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再戞延禮壁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懋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彤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

漢道淳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至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藏仁浚汙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響遠馭受詔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當世而忽覿來書以愧以慨君爲賚梁誰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

稱兵斂衆遂窺外闕今朔無闕致頓擄淩上之
節宮無雙堅坐生莫大之釁鴟梟褚衣號興徒
嘗王萃淵藪寧蕊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
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侮於一壁
盤石之變近則江荆而縛於小將底皮蘭艾之
釁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與飲鼠鑠之甚早見
物微河北隴上之謠已露董詠所謂妖由人作
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
絡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

撤氾渡遼甲卒克野有縣加以先天基直之略湯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狄林鷁艦雲動龍驤精騎飆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楚南嶽而永慨瞰九派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而刑三千唯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款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楮劉蕭等疏

江醴陵集卷之十三

梁濟陽江淹文通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無爲論

吾齊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仕吾志不改故著無爲論焉

有奕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紈襦衣繡裳負長劍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瓔

下或客於梁冊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役而馳寶馬振玉勒而雕金羈之無爲先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嵩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淸澄溟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識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摭沖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内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爲柱史莊周以爲園

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恥賢爲古
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養德不仕
乃列子之所待非適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爲
榮寶綸紳之所鄙先生倏爾笑而應之曰富之
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適也夫忠孝者國家
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
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
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
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爲道

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
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開三乘以
誘物去一相以歸眞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
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絶殊塗無變
爽遷長袪自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爲業欲使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逍遙無
悶幽居亦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
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恧然而有慚
德逡巡而退

頌

閩中草木頌十五首 有序

僕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鏤心礪骨以報所事擢翼驤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海以多阻饑猨搜索石瀨戔戔庭中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結莖吐秀

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爲一頌以寫勞寃

金荆

江南之山連障連天既抱紫霞亦潄絳煙金荆嘉樹涵雲宅仙姱節詎及幽意誰傳

相思

棶枝碧澗卧根石林月月斷色霧雨悄陰綠秀八烱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

豫章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
鬱結指鬖脅蒼七年乃識非日終朝

栟櫚

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逕森蓰山道煙岫
梢珍雲鐙其實不華不縟何避工巧

杉

桐梓舊龐松栝稀奇為如茲品獨秀青崖群木
歛望雜草不寬長入煙氣永參鸞鶴

榿

木貴冬榮樫實寒色停紫峰頂插翠石側碧葉
翠蔚頳柯翕艷方陋筠檟遠笑荊棘

楊梅

實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蕊挺實涵黃糅丹鏡日
繡壑炤霞綺巒為我羽翼委君玉盤

山桃

惟園有實惟山有叢丹蘤擘露紫榮繞風引霧
如電映煙成虹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石榴

美木艷樹誰望誰待縹葉翠萼紅華絳采炤列泉石芬披山海奇麗不移霜雪空改

水蓮

遊采泉經騰光淵丘紉羅碧巘紅艷桂洲出入結侶靈俗共遊時至不採爲子淹留

石菖蒲

藥實靈品爰乃輔性却痾衛福蠲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詠

黃蓮

黄連上草丹砂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龍行天馴鳯匝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蒼耳

𦵏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倘餌棄劍爲仙黄金共壽青髓爭年君詡無妄我驗衡山

杜若

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育不俗載華載實同衡夕露共燗朝日爽败無二沈寘如一

藿香

桂以過洌麝以太芬摧臣天壽天折人文部攻

藿香微馥微燕擷靈百似蒸氣書霧

讚

銅劍讚 有序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隴迤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數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

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鈎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謂

作亦鄭解令者爲文而易了獨許氏云元龜象齒大貝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黃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孫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葢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

自若甘攙之地圖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
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
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
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
於周殄人王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
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
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覔禮百
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為九鼎其祥不可得

石窖也且荆軻刺秦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
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匕首亦以爲殿柱也
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
跡六尺於是始皇斂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
京賦云高門有閌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
宮其門悉用磁石磁石吸鐵以防外兵之入焉
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
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
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有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煉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優陸斷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銃燧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

也製作精巧獨絕睨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
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
鑿池又獲銅箭鏃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
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爲兵豈爲一據故備
言其詳以發予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
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
汞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郢魚腸之
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
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

塞漢[illegible]思王冢時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婢著
殺爲銅窓以通氣葬者氣息乘以水火守冢給
呼召數十年乃不復開鑿矣晚世之葬無復此
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
一家之資或爭爲宏攬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
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既喪至於江左時天
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
喻葬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哀禮愈薄文
繼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

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
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
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
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鋼釘之體皆如今析釘形
也銅釘既消多被發掘自義熈以來乃以析代
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
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
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
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亦葬送之事焉乃成

讚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實此爲先既古既襄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與況迺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秘開之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侈徒異徒鏇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雲山讃四首 有序

壁上有襍書皆作山水好勢仙者五六雲氣生焉悵然會意題爲小讃云

王太子

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去窈冥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陰長生

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爲寶月夜名山側果得金

丹道憂傷求不至光顔如碧若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白雲

紫煙世不覯赤鱗亦所損白雲亦海外盎盎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青都裏乘此乃登天

秦女

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絶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往爲

我道奇芬

梁濟陽江淹文通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誄

齊太祖高皇帝誄

日月鬱華風雲黯色傷動紫微悲匝璇極嗚呼哀哉粤夏四月辛卯將遷座于泰安陵龍轝既整羽衛以陳深酸舊物掩咽故臣嗣皇帝永訣丹掖叫號青墀攀神光之一絶慟遠邁之何期

兮劍有慕慕德寫辭僉曰若稽古聖璿圖靈鏡
星驅發祥電光啓命誕惟弱齡惠志聰情如金
如璧爰秀爰英於鑠冠歲騰華流藝允文允武
克明克脩聿尚遜學儼道尊師宣敷五禮優游
六詩上炫舊滯旁鏡前蹤才聲艷采筆盡麗辭
在友斯悌于親伊孝儉泰共色夷阻一貌遊情
勵矩縱心蹈教鄉術式慕州閭是效業優登仕
先哲攸懋剡乃寥廓淵規遂構官府天地舟輿
宇宙龍翻鳳戢斂奇擬秀昔在帝劉王室放命

狻焉偽誕聯翩陵正鋒東北軼爟火南盛太祖
時乘爰茲發迹塞井滅熙熒鸞龕敵賞鏤王圖
功紀帝冊乃屬中葉天未欲難兵百袁曹禍十
楚漢吳地前崩越壞首亂銜號爟盛火列金斷
聚甲如陵獻俘爲觀北楚偭倔胷未屈膝雲屯
被野魚麗亘日廟勇旣消國圖方匱神冊天開
雄略世出凶劍鱗洸醜戈羽逸隻騎不還踦輪
無匹厥肅戾止離琊委他榮鬱閭闔寵重山河
皇彝有文朝采方藹頻煩金紐左右緹蓋毗戎

肅禁參輦侍旃譽覆區中道菱氓外河濟國險
淮泗邦塵要藩重設匪賢則親亦既推轂擁土
庇民聲稜絕俗威贍殊隣宋王陵遐紫殿過密
誥言之部貽在英粹寅亮大寶敷綸妙秘世識
機鑒物宗淵懿無負匪鍊靡奧不洎三階既劚
五精惟至彭蠡九江地盡襟製亦有劉範衣纓
是絕躍馬山岫泛舟河瀠縞鏑星流紅旗電結
鴆翟競扇豺牙爭礪禍纏紫禁兵交丹衛琨祀
若於金衮如綴朝野傾儀咸歸上德實頓至公

濟家提國懷險賓泰危亡必克機遒勳亘功定
賾果妙物更配具章亶則深居攜外遲棲緜默
高秩方臻元禮有序王曰念哉燀寵是與職褒
宮閣任卷文武飭華麗貂紫金璽組宏猷溢俗
晉芬冠古懷彼朱方亦惟宗秩陰圖食鼎潛謀
賢臣征輪未誓偏旗銜律原燎既寂世貴伊謐
爰崇爰貴以望以實鷹縣告靜象郡無虞杳鬱
遠域清麗瓊都國填氓負朝委事虛實翳哲相
嶽躍神居功美既損道富去益再紐契訓重匡

禹迹方同范張濯情汾射散昝山郊解珮松石
頳霞拂朝蒼煙懏夕韻屬玄經慁流金液靈厭
霸德少帝告豐滅慈滅衰抵仁抵信枉獄炎鑪
濯刑霜办剉忠莪義樊稚斲槐慄慄萬罠曰怨
曰震妖蜆將崩災裂昊蒼況乃鼎國資滌資匡
廓朝闢命過昏立綱事緜毗漢義締翼商既綴
地職亦憖天工權輿典緯俾作司空撇撇琱弋
祐宇升庸徒賜先衮爰永渥冲賓曰驃騎卷迹
辭功寢寓睦政幾何綸風沈氏滔天勃逆舊楚

氛暖黃池志懋柏梁裂禮紊度毀經棄序黑騎
黔山朱旗瀕滸短兵相接長鎩爲群顯如海岸
蟲僞蒸雲合乃霧激離則霰分捌國旣軼郢縣
方焚袁劉二炭焱馳熚發聯謀御外儲兵襲內
釁激瓊投勢崩金闕志秉玄璽圖僭秘鉞鴻妖
逝星高祓棄月惟時諸侯上朓下蒞圖服滑蕩
實綴仁聖烜爀國靈尊揚王命曾規近晰滐暮
遠鏡左輪朱穎表裏斯定七德飾歌九功綷詠
乃陟上鉉寵文方輝誕錫有秩綵吹旌旗贊政

璀光翊教太微寔曰太傅爰登相國緝民以禮綜祇以德景福咸湊芳猷允塞羽派式遵紘縣是則金湯無險軌青攸同迴迴寵迹窮窮膺功實珪黛壞俾王于東絢冊是敷懋物既崇設業設簴丹懸碧鏞於穆總相黎元時邑冰州炎徼來獻其琛鳳游龍闕亦柔好音梁龕棧躡越險浮深遠戎皆覲上靈必臨山吐石青野降寶露瑞芝鹿草珍柯爛樹人崩俗締玄緯幽敷勝此妙德跂我王度遵滯炎旻既變至 公妻繼嫣華

文祖受終大宋有訓高撝謙邦容豫慶雲遊衍
南風正服寶位圓光玉繩御鐍邃古有黼扆興
丘碩必靜淵漪咸澄則宸有作黔黼其義矜卑
廣慈合賤兼愛綴機剗賊輕章恤罰遊去繁苛
情歸素一軒靡龍刻楹無丹窗越賤卑椒楚輟
靈樀陵綬起邑池藻誰縣選館罕御離房空薦
悖教路宮淹神正殿斟酌信義左右律禮瑩彼
皇維燁茲國體肯業既樹璧流方啓漢求金岫
吳寶銅塹亭若睿德讓駟却劍寔才爲貴唯功

是念火職咸允雲官亦爾既阜乃益匪稷伊夔
無舣巡風寧燠辯詩王燭調文玄英最節乘山
呈瑞航海歸闕不贖景刑空歲月受繹機衡
兼甄詩史孫韓各辯莊墨異理昭政往藹洗鑠
前軌逍遙星斗徙倚京雲春飈方舞秋鴻初分
式謠式詠載績載文邈哉我后渝泳賢聖聲品
作號盡物歸政蒼黎汰樕玄靈徊慶求戩嘉祉
方寘異命緗辭有文颸沛將掩理昧人誠道懸
世險夐路遺圖忌華猶儉文闇陳几習明告漸

虯信斷食日月朏精翔在乘與宇折衢傾羲纏
鸞掖悲迎紫宿去璇臺之照襲珠殯之冥嗚呼
哀哉帷宮低景輦路峨光惻栢門之黯黮泣松
帳之茫茫上宮擗而詔御咽群后慕而侍衛傷
攢靈既儼遠日以筮鑾蹕既奠龍輀方撤素月
夜橫翠煙曉結擬虛金而下歎吟空簫而增繐
嗚呼哀哉於是颯天駕而從綺輿灕神行而撫
文輦傍建春而南蹕徑宜陽而東踐尚蓋藹而
未散乍聊默而並不轉睇千乘之共吸聆萬騎之

相泫悲魏后之戀誰惻漢王之懷沛辭金陵之龍義降雲陽之杳藹風奇響而駐軒歷異色而低悕怨衛邑之綠驂弔原野之縞蓋挽夫愴而征馬凝痛縈盈其如帶嗚呼哀哉複林油雲重山減日御房清凄神路冥謐卿徒肅蘺幽祇竦躍攀光灑動隔泉澍泗璪座長巖雕宮永閟寂帳殺兮宵已遠夜缸夜兮夜何邃嗚呼哀哉

傳

袁叔明傳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無不覽文章俊儻清贍出一時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豁如也常念荏松栢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餘湘令粟之入者悉散以贍親其爲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獨絶於世也又

撰晉史奇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
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
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何如哉

自序傳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真略傳大義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奉朝請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

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
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
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左常侍
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
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
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
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
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
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鎭朱方也又爲鎭軍參軍

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構議
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
理因以為諷王遂不悟乃憑怒而黜之爲建安
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
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
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為偶乃悠然獨往或
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
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閑居
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

訪召之爲尙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嘗
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
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强
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
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
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
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
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
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

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
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
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
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為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
筆翰相府始置仍為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
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為之受禪之後又為驃
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
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
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為樂安能精意

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唯集十卷詞如此足矣亦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淸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絶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何右帶瀛澤靑春爰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墓銘

宋尚書左丞孫緬墓銘

光靈維周肇祀伊衛炤分上代鏡華中世睿誕降明秀芳嗣烈學惟物範行實士節容與書林優遊吏典素巾俄冠朱紱累椒來訪詩逸入詢禮飫麗名文質齊影儒帮慶履匪舒沴氣遽結殯帷兮旣疏泉火兮巳閉曖遺波於遥緒颯流馨於遠歲

宋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銘

丹陽繩墨豐鄉將賢玉葉既積金徽方傳乃毓
伊人魁廣克宣騰芬中闕飛藻上年杳杳虛素
永永沖閑雲意霜拍瑤立冰堅家寶以瑩國才
未甄參錯根善茫昧雲玄斂蒐幽石委氣空山
膚若流波身如絕煙芳霏一逝美戀徒鐫

宋光祿大夫孫角墓銘

川祇効鏡嶽祥獻明碧葉獨秀璉源自清幼㑺
器譽夙爍才名體兼遷雲學備儒史紫閣咸趨
朱軒既履貴交慕塵素遊企軌騰藻上京振彩
下國如彼絲蘭秉芬四塞欲人逕之不平歎美
路之宜黜貴夫君之爲美播靈均與正則

齊御史中丞孫詵讚銘

猗以君曁爾以風其深哉若人寔好斯文系緒
承胄激揚騰芬才基魏粲學參漢雲覽志上載
冷鏡前則騰名冠俗揚采絶群方勵明世式賛
肅君如何不淑天道難分敢雕之石永晰幽墳

齊司徒右長史檀超墓銘

惟金有銑惟玉有璠君實淵哉行爲世標高志灑落逸氣寂寥與學内湛深文外昭嘉采籍譽登國振朝亦既有美篤傷惠淵人邇運曠世促道遂永矣仁夷流芳無沇

行狀

建平王太妃劉氏行狀

竊聞侯服之譽非黃冠能教玉食之門寧皂衣所述諒長褒虛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有漢臣試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伏見國太妃禀靈惟岳集慶自遠世擅淮汝族冠疇代故以載繼聲書式炳滕牒奕太妃誕異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茶齒歲貫章笄年若迺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處謙之儀柔

靜恪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閨閫聲聞軒掖以元嘉某年歸於故司徒宣簡王既而第高恒倫秩踰外品青軒華轂用光國輝素纜丹墀寔隆家貴其惟媚娣靡不式瞻而居尊以簡訓卑以弘躬謹蘭閨身擕椒第若衛姬之姻行樊嬴之英操方之蔑如也大明二年宣簡王薨太妃藉悲用禮撫孤用慈柔懿之德愈彰肅敬之問日被雖文伯之母言不踰閾莒相之主行存乎勤無以過也大明某年 拜建平

王太妃是時令王春秋方富德業未隆藉茲金

輿終能玉播故綺襦出孕弱冠升朝者亦太妃

劬勞之訓也謂天蓋高降年不永以太豫元年

二月三日薨于荆州之内寢凡厥遠邇以哀以

歎今祖行有期泉穸無遠素旂望路緣旌思歸

所以垂宣徽容髣髴金石者謹詳牒行狀具以

申言

文

謝太傅東耕祝文

敬祝先穡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灼爍發雲耶燿掛霞地煦景暖山艷水波俶鬧農政實惟民天競秬獻歲務畎上年有滯疏潤與雨導泉崇耕延索均逃共勞命彼倌人稅于青阜羽旗銜繼雄戟燿竜呈典緇耕獻禮翠壇宜民宜稼克降祈年顧靈之降孵珮停鑾神之行兮氣爲軟神之坐兮煙爲蓋使嘉穀與玄鬯永爭光而無

沐哉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咸告忠貞之魂曰義爲行首雄實士節嗟爾驍
驁稟才蹈烈守玉不渝懷氷可折氣彰蹀旗情
厲亂轍高墉摧堅巨醜挫銳深痛克矜究靈及
雪隆恩殊悼臨爾以𢦏于秋同盡百齡一世寃
而有知咸無遠邇嗚呼哀哉

附錄

江淹傳　　陳姚察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

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
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
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
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
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
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
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
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
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

部郎驃騎參軍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蹈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

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戎獲焉帝笑曰若談過矣是將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册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内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

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令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寮
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
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
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
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
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
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
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
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

步明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橆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

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秘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

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晩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三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幷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蕤爲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蕤爲吳昌伯邑如先

江淹傳

李延壽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爲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

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
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
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
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
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
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
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
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
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

謂何如淹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强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

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噉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

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
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
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
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
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
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
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
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
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

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托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

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

侍中若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推慧景舉兵

圍郢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

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

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

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

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

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

萊王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
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
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
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
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
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
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
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

前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
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
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子蔿嗣

夢筆山　　宋黃伯震

芙蓉幻出畫難成文藻由來屬俊英五彩曾遺當日夢百年猶有故山名歲寒寥落松筠秀月夜悲凉鸛鶴驚惆悵江淹人去遠載瞻南浦夕雲橫

夢筆晴嵐　　無名氏

雨餘夢筆擁晴嵐猶似高人興正酣草木至今成五彩頓教春意滿江南

遺事

齊武帝時諸王年少不得妄撥人勑庾杲之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南史

集評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爲五言詩王荅曰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世說新語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 詩品

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 文中子

梁典云江淹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釋道宣廣弘明集

團扇二篇江則假象見意班則貌題直書江生詩曰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興生於中無有古事假使佳人玩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吾許江生情遠詞麗方之班女未可減價皎然詩評

江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于庭非天下至聰其孰能喻竹林詩評

擬古江文通最優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

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

一首不似西漢耳滄浪詩評